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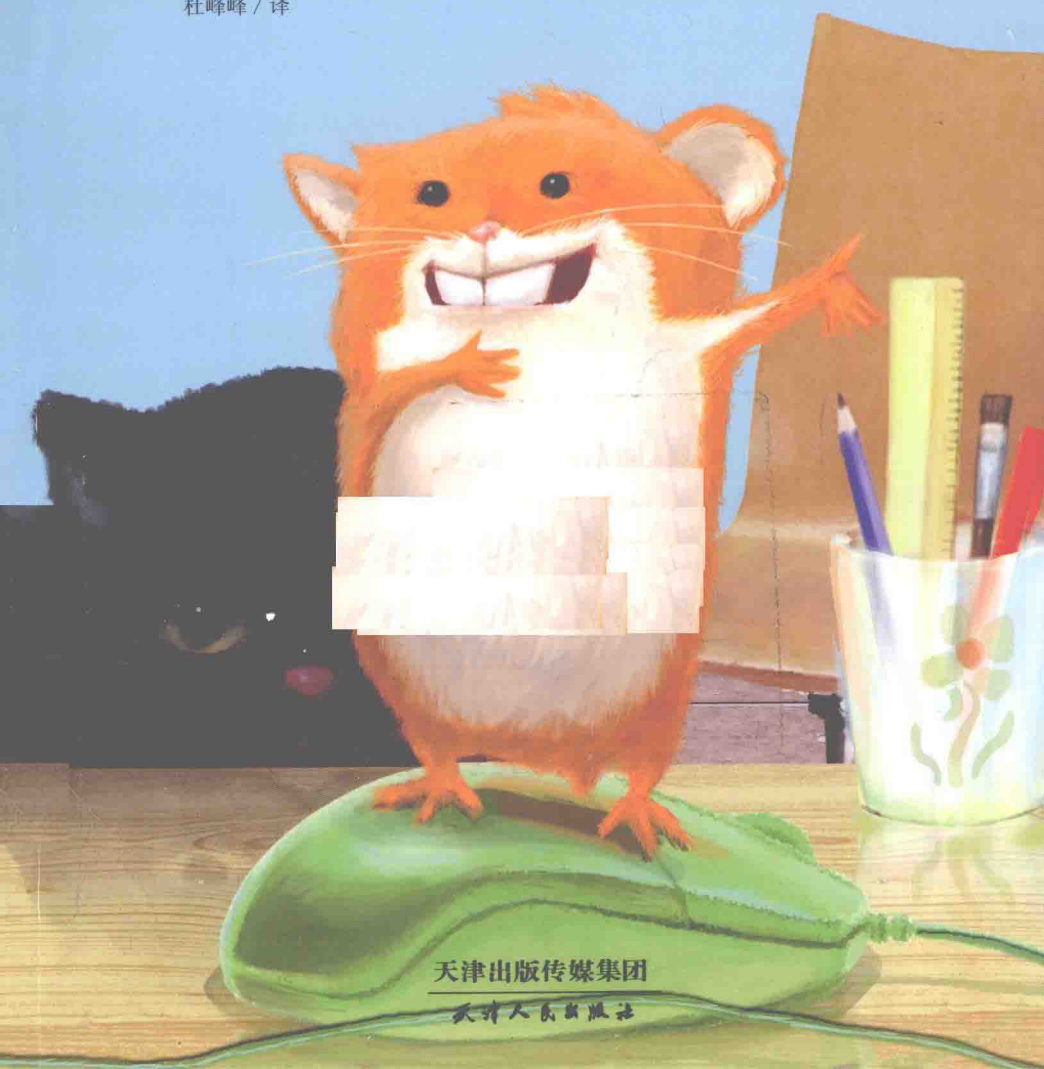
黄金鼠传奇 1

我是弗莱迪

[德] 黛特洛夫·瑞切 / 著

[美] 乔伊·赛普达 / 绘

杜峰峰 / 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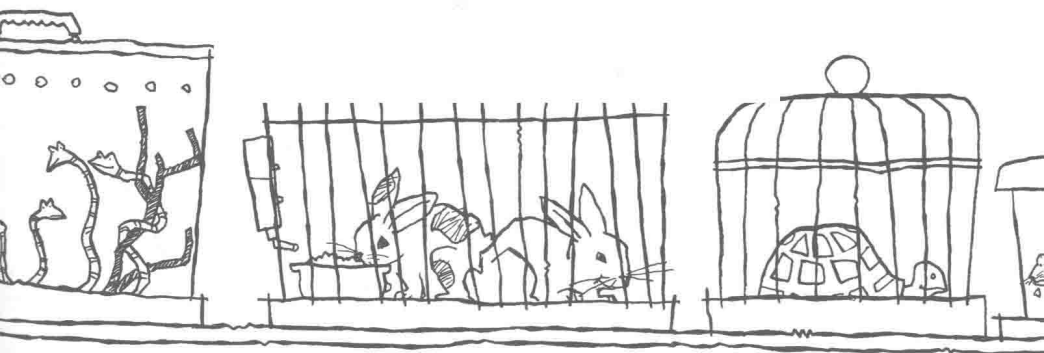
黄金鼠传奇 1

我是弗莱迪

[德] 黛特洛夫·瑞切 / 著

[美] 乔伊·赛普达 / 绘

杜峰峰 /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是弗莱迪 / (德) 瑞切著 ; (美) 赛普达绘 ; 杜峰峰译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4.4

(黄金鼠传奇)

ISBN 978-7-201-08617-0

I. ①我… II. ①瑞… ②赛… ③杜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 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374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2-2013-288 号

Freddy – Ein wildes Hamsterleben by Dietlof Reiche

© 1998 Beltz Verlag, Weinheim und Basel Programm Anrich, Weinheim

版权代理: 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北京天域北斗图书有限公司取得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!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邮箱: tjrmcbs@126.com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32 开本 6.75 印张

字数: 54 千字 印数: 8000

定价: 22.00 元

第一章

这是属于我的时间。

恩里克和卡罗索这两只荷兰猪终于安静了，老猫威廉也缩进了被窝，约翰师傅外出了。

这是我可以用来写一个故事的时间。

当然，我会像每一个还算聪明的作家那样问自己：真的会有人对我的故事感兴趣吗？这个故事值得一写吗？

我想，故事是这样的：一个头脑相当清醒的家伙，在牢笼里长大，被人卖掉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成功逃脱，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自由——呃，这其实并不是个故事。

当然，我会像每一个还算聪明的作家一样使用电脑。约翰师傅将保护文件的密码告诉了我。这真的很贴心，但也多此一举，密码我早就打开了。

我能打开所有的东西。

密码、瓜子和面包虫。好吧，面包虫不能被打开。不过，对我们来说，这是难得一见的美味，所以我在这里说到它。

还有一点或许也应该说一下，我是一只仓鼠。

更确切地说，我是一只黄金仓鼠。拉丁语学名：*Mesocricetus auratus*。我们跟平凡的欧洲仓鼠的区别就像是电脑和计算器的区别。事实上，我们黄金仓鼠可是十分了不起的。这点我以后还会讲到。

如果我说我是在笼子里的小窝出生的，并不会令人大跌眼镜。即使在今天，黄金仓鼠也只能在牢笼里出生，在牢笼里跑滚轮跑到筋疲力尽，然后进入漫长的冬眠，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。

装着我的小窝的笼子在宠物商店里。太奶奶常说，我们要对我们的主人感恩戴德。“孩子们，”它对我们小仓鼠说，“孩子们，在这里，你们每顿都吃得饱，还有人给你们洗澡。”太奶奶曾经在一个女孩的笼子里住了很久。据太奶奶说，那个女孩儿像荷兰猪一样邋遢，像阉猫一样懒惰，经常让它饿肚子，还不给它洗澡。太奶奶几乎提前进入了无止境的冬眠。

我想借这个机会明确地告诉大家，我们仓鼠有三大敌人：饥饿、肮脏、饥饿。所以，千万不要把面包虫放到黄金仓鼠旁边（如果面包虫已经发臭了）。黄金仓鼠撒尿的地方（对生物老师来说，如果他们恰好也在阅读本书的话，是指小便的地方）永远都不会靠近吃饭的地方。众所周知，别的动物，比如说荷兰猪，在这点上就没这么讲究。

我是十胞胎里的老六。刚出生后的那些天，不外乎就是一群还没睁开眼，还没穿衣服的小仓鼠，互相推推搡搡地寻找食物。我实在不想多说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八点钟，我的眼睛睁开了，成了一只真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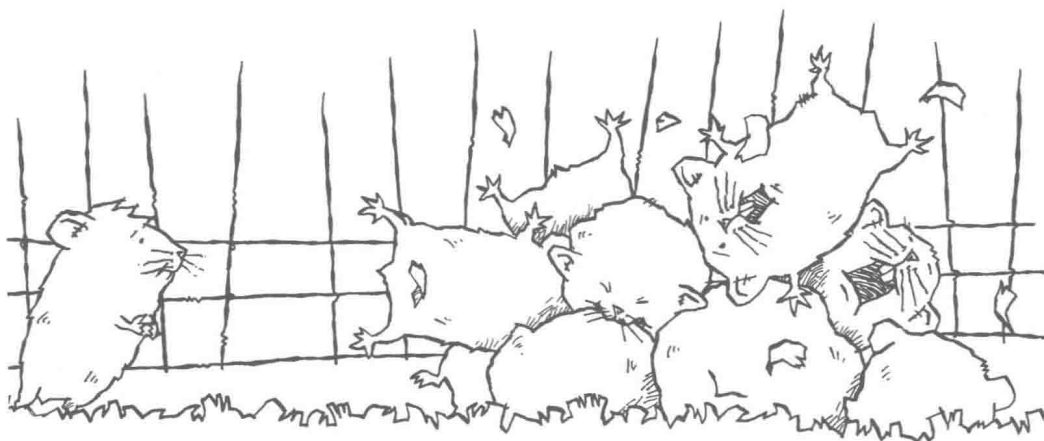
意义上的黄金仓鼠。可惜，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在那时睁开了眼，接下来又是一通厮打。

我知道，生物老师称这种厮打为“小打小闹”，还说是由基因排列决定的。尽管可能是这样，但我还是觉得很讨厌。我不是说我赢不了对手！我只是更喜欢安静地思考。信不信由你！从那时起我就在考虑，为什么我们黄金仓鼠要生活在笼子里。但当时百思不得其解。

直到太奶奶开始照顾我。

嗯，本来我想讲讲关于黄金仓鼠的圣经故事。但是作为一名作家（好吧，未来的作家）我可以想象，读者希望先看到一点刺激的故事。

那么，我接下来就讲讲，我是如何被卖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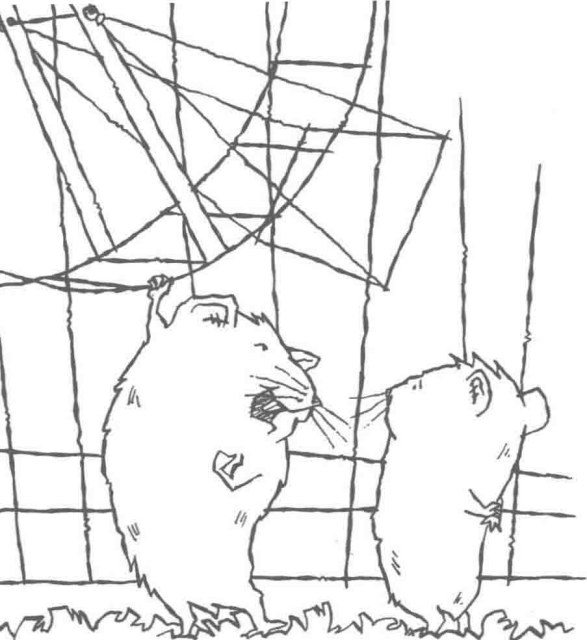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章

在我被卖掉之前，我那老态龙钟的太奶奶刚刚进入漫长的冬眠。我想，即使它花了特别长的时间迫使自己保持清醒，宠物商店的那个胖店员还是很快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还没来得及发出吱吱叫的声音，太奶奶就进入了梦乡。

我也快睡着了，我们仓鼠家族的其他成员却几乎都没发现这一点。太奶奶多次告诉过我，黄金仓鼠是不合群的动物。

我想念太奶奶。我可以跟它聊关于黄金仓鼠的所有话题。我也尝试跟其他仓鼠聊这些话题，还真是够成功的呢。“聊天？嗯，我正在健身，你也该



学着点。”

光靠跑滚轮就能增进感情？谢谢，伙计，不用了。除了跑滚轮之外，笼子里只有一件事可做，那就是跑

轮狂人排队等着跑滚轮。更确切地说，是相互推挤，把别人咬跑。

这时，撕咬成了小仓鼠们的主题。以前是“小打小闹”，现在变成了真枪实弹的“阵地战”了，像生物老师说的那样。可是，阵地根本就不存在，有的只是个小笼子。对那些战争贩子来说，可真不幸，对其他的仓鼠来说却是万幸，否则是要出鼠命的啊。

笼子里的氛围越来越糟糕。我们试图逃跑，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，这只会带来一个后果，就是我们更牢固地蜷伏在自己的位置上。

麻木不仁控制了每一只仓鼠。

也包括我。

我意识到，有时候思考并没有什么用处。思考来思考去，却得不到答案。我一遍遍地思考，都徒劳无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脑海里有什么东西开始萌芽，然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，最终明明白白地摆在我面前：我必须离开。

我必须离开笼子。

我必须被卖掉。

这是必须的。我为什么之前没想到这个主意呢？大概是因为被卖掉跟进入漫长的冬眠差不多，都是有仓鼠消失了，其他仓鼠对此却没什么反应。

务必要保证：下一只将要从这个笼子里被卖掉的黄金仓鼠，会是我。但这件事并不会自然发生，还需要我自己布置筹划。我很清楚这一点：只要下一个买家站到笼子前，我那些亲爱的仓鼠伙伴们就会想起，在这个笼子里是多么无聊乏味，被卖掉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转变。“我，我，我。”它们将会吱吱叫，翻跟



头，腾空跳，跑滚轮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引起宠物店顾客的注意。然后会有一只很特别的仓鼠最引人注目，因为它

做了很特别的事情。我问自己：我该做什么呢？

我第一次注意到那台电视机。它被高高地挂在商店角落的墙上。电视上正在一遍遍重复播放着动物影片。这是一部很悲惨的影片：金鱼在水里游来游去，无聊得要死；五彩斑斓的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；山羊们没头没脑地互相冲撞。还有动物园的场景——从猴子在它们的笼子里，讲到动物跟人的关系，让人长知识；还有熊们，它们在兽苑乞讨，尊严丧失殆尽，却收获了很多食物。影片的这部分我看了很多遍。然后，我完全准备好了，下一个仓鼠买家可以来了。

他却没有来。

真是邪了门儿。市场上对黄金仓鼠的需求竟然为零。那些吵人的荷兰猪、





叫声怪里怪气的鹦鹉、
闷声闷气的乌龟都有人买
(真不知道人们要乌龟来做
什么)，连暹罗猫都找到了买
主，店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它是多么的
令人恼火。可就是没有人想要仓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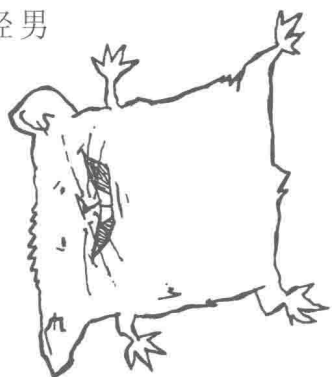
我仍然时刻准备着。我对自己说，千万不能失去
耐心。单纯从统计学上来看，时间流逝得越多，仓鼠
被买走的概率越大。

后来，我差点儿睡着了。

临近中午。现在不是我们黄金仓鼠精力最充沛
的时间，我就躲起来打了个盹儿。不一会儿，我被吱
吱的尖叫声、沉闷的蹦跶声和飞速转动的轮子发出的
嗖嗖声吵醒了。我惊跳起来，看了一眼四周，试图分
辨：这一刻终于来了吗？还是已经错过了？

胖店员俯身看着笼子，他旁边是一位留着八字胡
的年轻男

人。我闻到了一股像



肉豆蔻籽一样好闻的味道。而其他仓鼠们的表现则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。我松了一口气。但买主并没有作出决定。正当我准备卖力表现时，我听见胖店员问：

“您的女儿多大了？”

我停了下来。

“快六岁了。”八字胡男人回答。

年纪太小，实在太小了！

“这个年纪正合适。”胖子说道。

“我想让她学会承担责任。”八字胡说道。

啊，这女孩儿说不定会像荷兰猪一样邈邈，像阉猫一样懒惰。

“您知道吗，这女孩儿经常得自己一个人待着。”

还好，这样的话她会有时间照顾我。

“太好了，”胖子说，“这样她会得到一个玩伴。”

糟糕，她会拎着我的尾巴，到处甩着玩。

“她叫苏菲。”八字胡继续说。

天，到现在还没谈到正事！

“您知道吗？”八字胡又说，“虽然她才开始学认字，却已经想得到一本如何饲养黄金仓鼠的书了。”

看来没想象的那么糟。

我开始实施我的计划。当其他的仓鼠在吱吱叫、翻跟头、上蹿下跳、泡滚轮的时候，我倏地一下跳到笼子中央，站得笔直，就像动物园里的熊。

站得像人一样，让人靠边站吧！不知道他们看了作何感想。他们会不会觉得，只用后腿站着的仓鼠像一个可爱的小人儿呢？随便他们怎么想，我站得像数字“1”一样笔直。还不止这样，我还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大到快从眼眶

里跳出来了。大大的

黑眼珠——真可

爱！嘴巴微微

张开——好

乖巧！嘴角和

胡须微微颤动

——真淘气！



小爪子在头上挠来挠去——可爱极了！

于是，八字胡指着我说道：“这只不错，不过跟其他仓鼠比，它好像有些太安静了。”

我做了个腾空跳跃，接着又来了个空翻，这些我可是练习过的。

胖子笑了。“太安静？它是我们店里最活泼的一只。”

这个蠢货只会把事情搞砸！

你瞧，八字胡起疑心了。“您为什么要急着把这只卖掉呢？”

之前就发生过这种事。现在我赶紧再做出站成“1”的样子。我相信，在我之前，没有其他黄金仓鼠做到过。保持着直立状态，我又抬起了右前爪。我尽力将右前爪高高抬起，像没有尊严的熊一样冲人招手致意。

八字胡也笑了。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就是它了。”

紧接着到来的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光。起初

并不可怕，甚至还很舒适。我被锁进一个不大的盒子里。这种洞穴，我们仓鼠很喜欢。接着，这个洞穴开始动了，先很轻微，很快就变成了剧烈的晃动，完全超出了我的平衡能力的极限。我在里面左摇右晃，痛苦极了。现在我明白，那时是我被放到一辆汽车上，而当时只听见一阵可怕的轰鸣声，我快被吓死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觉得简直像一辈子那么长，轰鸣跟晃动才停止。我的洞穴被拎起来，左右摇摆了片刻，又被放下。然后我听到八字胡喊道：“苏菲，爸爸给你带好东西了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，爸爸？”

这就是我未来的主人的声音。

可是，老天，谁关心什么声音呢。我真是受够了，在盒子里呕吐了。

“这里，”我听见八字胡说，“你自己看，不过要小心。”

“噢，爸爸！这会不会……”苏菲轻轻地打开盒子。

我坐在里面，难受得像个弱不禁风的白化病人，被亮光刺激得不停眨巴着眼睛，像只弱智的雪貂。

“一只黄金仓鼠！噢，爸爸！它太可爱啦！”

别勉为其难了，姑娘。我知道自己这时候是一副什么尊容。

“妈妈，快来看呐！”

我还是头晕，但是渐渐地能看清一些东西了。我看到了八字胡，他旁边站着苏菲。苏菲看来很可亲，金色的头发散发着新鲜葵花籽的香气，一种很健康的味道。

而我的状况糟透了！

接着又有人露面了，也是金发，不过比苏菲高很多。她身上没有新鲜葵花籽的味道，闻起来倒像温和的薰衣草味，还夹杂着一丝细叶芹的酸涩。

“妈妈，快看！我的仓鼠。”

妈妈弯下腰，细叶芹的酸涩味加重了。“嗯，”她说，“我倒是觉得它看起来不大有精神，像是病了。”

猜中了，妈妈。

“格雷戈尔，你确定，你没被人骗吗？”

“我很确定。”那个叫格雷戈尔的八字胡说道。

“在宠物店里，这个小家伙可是活蹦乱跳的。”